



几个星期前,有天我在路上看到一幕惊人的画面,一对年轻男女可能吵架吧,当街便拉扯起来,他们原本共乘一辆机车,但机车可能是女孩的,她哭着要骑车单独离去,男孩则不同意,最后男孩抢到机车的前座,女孩被赶下车,她紧紧抓住男孩的裤管,就在此时,哎,男孩竟然伸出脚踹在女孩的头顶部。

前收拾过餐桌,如今摸到一些面包屑。夫妻俩又说了几句话,便都回到床上,几分钟后,屋内恢复了寂静,但闭着眼的老婆却听见身旁老公发出轻微的咀嚼声,于是老婆故意发出沉重的呼吸声,假装已睡着了。

老鼠在晚上睡觉

张国立

第二天晚上,当老公下班回家吃晚饭时,老婆多分了一片面包给他。平常都是每人各三片,这晚则丈夫四片,老婆两片,她是这么说的:

“你慢慢吃,吃四片。”她说离开了餐桌。“我吃面包不消化,你多吃一片吧。”

很简单的故事,它的背景是二次大战末期的德国,当时德国国内民生物资匮乏,每家的粮食都由

政府配给,这家的老公实际上处于饥饿状态,因而半夜起来偷吃面包,老婆没有拆穿,反而第二天省下自己的一片面包,分给了老公。

这篇小说写的是二战末期的德国人的生活,是德国“废墟文学”的代表作之一。故事给我的直接感受是贫穷,连多吃一片面包都那么的卑微,可也感受到妻子对丈夫的爱,她看到丈夫在厨房偷吃面包并没有大惊小怪的开骂,而是体贴地牺牲自己的一片面包,去抚慰老公饥饿的肚皮。

作者博歇尔特只活了二十六年,在一九四七过世,他的另一篇小说也谈感情,也很感人,却是不同的题材:

有个九岁的小男孩躲在被轰炸的废墟里面,一手还紧握着根棍子。附近一位阿叔经过看到他,就问他在干嘛,是不是守着宝藏或是金钱?

小男孩什么也不愿讲,阿叔手里提着一个篮子,就想用自己的秘密去换男孩的秘密,阿叔说:我篮子里装的是喂兔子的草,我家有二十七只兔子,可能还有很小的。阿叔问男孩要不要去他家,说不定能送只小兔子给男孩。

兔子显然打动了男孩,但他仍不愿离去,不过他倒是说出了秘密,原来男孩的家被炸垮,他四岁的弟弟没有逃出地下室,被埋在里面,因此这个小哥哥拿着棍子守在旁边,他担心老鼠钻进倒塌的房子里去咬弟弟,不时拿着棍子敲打四散的砖块和老鼠。

阿叔知道那个弟弟死了,这个小哥哥傻傻地守下去也不是办法,他就说:“老师没教你们,老鼠在晚上会睡觉!”

小哥哥被兔子吸引了,阿叔也答应他不但送他兔子,还会教他怎么做兔子笼。小哥哥在阿叔走时喊着:我等一下去找你,天黑前我还得当心老鼠。

我们当然都知道老鼠晚上不睡觉,可是小哥哥上当了,尽管他的注意力已转移到兔子上,却没有马上跟阿叔走,他仍不忘在天黑前得留意弟弟不被老鼠咬了。

九岁的孩子不知道如

其实标题就想写“社恐”二字,生怕有的朋友不明白,索性写全了再说。现在新词多,除了莫名其妙的“打call”,我对好多都是乐观其用的,比如深夜“报社”——不是日剧《深夜食堂》的新版本,只是深夜发美食图,刺激一下饥肠辘辘的人们。

再说回到社恐,我说我有,好多都不信。但是真的,我连玩游戏都不敢玩必须找搭子组团的,只喜欢一个人默默耕耘建造、替角色模拟人生,“猫咪后院”或者“纪念碑谷”这样的也很不错(当然也可能是心理素质差+偶像包袱重,又没有你们撤退我掩护的气概,生怕成为猪一样的队友)。

我不爱网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不爱和快递打交道。平时不认得电话一概不接的,为了怕错过快递给师傅添麻烦而破例,就是让自己不开心,是网购多出来的心理成本。不过自从可以用储物柜收件以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虽然它的出现肯定不是为了照顾我这样的“变态”客户,但是,我还是

何救他的弟弟,他只知道不能让老鼠咬了弟弟,爱护弟弟的感情透过老鼠表达出来,多单纯、完全没有杂质的兄弟之情。

从老夫老妻到小兄弟,感情和水与阳光一样,随处都是,可是我们经常忽略,才会因一时情绪失控发生我看到的那个年轻男女的悲剧性场面。

还有一个故事,是前苏联时期作家A.N.托尔斯泰(不是写《战争与和平》的那个托尔斯泰)的作品,故事中说有个二战的苏联坦克兵上尉,受到严重的灼伤,五官被毁,当他回家乡时,担心父母受到惊吓,也觉得自己那张脸无法见人,就对父母假说自己是他们儿子的朋友,特别来捎信信的。

因为上尉连嗓子都变了,因此他自认伪装得很成功,等到回到军营却收到母亲的来信,信上说,虽然回来的是儿子的朋友,却为什么她总觉得是儿子本人,老妈在替那朋友整理大衣时,她闻到儿子味道,偷偷抱着大衣哭了很久。上尉才明白没有什么事能瞒得过母亲,他鼓起勇气用他那张可怕的脸回家重新面对父母。

感情不是多高深玄妙的东西,它很自然地存在,像阳光、空气和水,但我们得走出门,得敞开心胸,得伸手去掏。

然后,人生才完整。

感恩惜福,视之为科技进步中的人性温暖(好像又给自己加戏了,嘿嘿)。

对了,还有叫车软件,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被拒绝使用。我是招聘的原教旨主义者,也喜欢拼RP(人品),觉得伸手喊差头才是天经地义的都会生活。但更重要的是,身边用打车软件的朋友,十次有九

社交恐惧

马塞洛

次要和司机反复沟通,因为有单行道、路况不熟、误信错误导航等各种原因、状况(或者借口)。说半天、等好久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以至于车来了都不开心,有时甚至上了车还要相互怄一会儿,何苦来(加价什么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此处暂不讨论)。

不过凡事总有例外,言之凿凿的flag(信号旗)立在那里就是为了拉倒的。那天我的猫要出门走亲

戚,我生怕在外面喊不到车让它受累,只好订了一辆。上车以后带着猫包坐后面,觉得不礼貌(出租车这么坐倒真没有这感觉),只好和司机尬聊——尴尬地聊天。因为怕人嫌弃带了宠物上车,特别主动声明“我们很乖的”——其实猫关在包包里,最多喵几声,能不乖到哪儿去呢?没想到司机也爱猫,还说了个故事,让我放心不少,还涨了新知识:他的猫是坐长途汽车来的——他儿子在郑州读大学,在当地同学那里接收了一只小猫,到车站托运来的上海。人也没跟过来,就拜托了车上的不晓得谁留心一下,两个小时的车程,晚上出发的,第二天上午就到了。

当然,这也是那孩子心大,加上一切顺利。我的那些爱猫如命的朋友肯定拒绝这么干的——对了,猫咪那种对什么都爱理不理的腔调,会不会也是用来掩饰它们内心的社恐呢?

不停扭曲挣扎的猪,我的双腿也止不住有点颤抖。上车前,我轻声胆怯地向邻居大哥:“我,我,不行吧?”他斩钉截铁回答:“没得问题,你肯定行,上路吧!”

清楚,他凭什么比我自己个还“自信”?生平第一次干这营生,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是一次让我刻骨铭心的旅程。在疙疙瘩瘩的土路上,二轮车不停地颠簸,这倒也罢了。关键是每一次颠簸,都会引发后座上活猪的愤怒反抗挣扎,这双重不稳定的因素,导致车子左右上下如同打摆子一般难以控制。我紧张得双腿肌肉痉挛,全身摇摆,手心冒汗。二轮车的龙头不停地抖动,前轮不时翘起,随时可能连人带车摔下路沟或水渠的深潭中去。我的双脚时时因车的抖动而踏空,我必须不断地让脚重新回到踏板上。邻居大哥同样驮另一头猪,跟随在我后方,以防我有什么闪失。他是经常帮周围乡亲驮猪去卖的老手,显然已经娴熟掌握了如何因猪挣扎而操控车辆的平衡技巧,因此他的车始终稳稳当地行驶在土路上。所幸的是有两次车子几乎冲下路肩时,我及时跳下车,将车扶稳,然后喘几口气,休整一下再上车,终于顺利地将猪送到了收购站。此时全身已被汗湿透。

在回程的途中,我发现一回腿上的车,比以往单人骑车忽然轻松了许多,似乎有此经历后一下子车技猛然提高了。二轮车在我的胯下如同被驯服的小马驹,操控自如得心应手“脚”了。写下这段文字时,我想起了一首古诗:“天若无雪霜,青松不如草。地若无山川,何人重平道。”深刻的哲理常常寓于平淡的生活之中,只是我们意识不到而已。

大约在读小学五年级时,我学会了踏二轮车。家中无此车。一位会摸鱼的舅爹每年冬天都会踏二轮车,从七八里外的李堡,来我家附近的小河浜摸鱼。摸鱼要在冬天,因水冷鱼儿大多藏在河浜边的洞穴里,熟悉其生活习性的渔翁一伸手,就将其抓住。当然,摸鱼者要身穿隔水的胶皮外套,否则岂不把身子冻坏了?舅爹来摸鱼,踏的是一辆破旧的二轮车,滚动起来,除了铃吱不响,所有零部件都吱吱嘎嘎响。虽破旧,但链条、轮胎、钢丝都是完好的,不影响滚动。舅爹摸鱼需要很长时间,从一条河浜摸到另外一条河浜,往往从早晨到午后才会将摸来的鱼挂在车上回家。其间有几个小时,他的车搁在我家屋子墙边。于是我就利用这空当,将他的车在门前的田埂小路上来回捣

平的小路上,一不小心就冲到路边田沟里去了。碰上雨天路滑,更容易人仰车翻,弄得全身如泥猴子。因此我特佩服那些在田埂小道上将二轮车踏得飞快的乡民,即使遇到只有两尺宽的小木桥,他们也能呼啦一下,如杂技演员般飞跃过去。

很难忘一次踏二轮车去卖猪的经历。家中老母饲养的两头猪要到乡镇生猪收购站去卖掉。母亲决定请一位邻居大哥和我各踏一辆车完成运猪的任务。我的车是临时借来的。车后架平放一块木板,然后将猪从圈内拎出来,用绳子牢牢捆绑在车后木板上。这活儿由左邻右舍的男人们帮助完成,他们有的揪耳朵,有的抓腿,无论猪如何嚎叫挣扎,丝毫不影响几个男人手脚麻利地把它结实实地固定在二轮车后座木板上。接下来,我的使命是踏车驮猪,跟随邻居大哥去九里外的镇上把猪卖掉。那时的路不同于现在可以开小轿车的公路,全是弯弯曲曲、坎坷不平的泥土小道。看着那头在车

蹄,摔倒了爬起身再踏。他来摸了两次鱼,我便自学成才,能够独立踏二轮车上路了。

在乡村土路上踏二轮车,需要较高的驾驭技巧。尤其在狭窄、坑洼不

脚踏二轮去卖猪

陈歆耕



你是哪里人?这个问题人人都会被人问到。问题很简单,回答蛮复杂。

就拿我来说吧,通常情况下我的回答是:我是嘉兴人,因为我出生在嘉兴市妇幼保健院。不过,若按籍贯来回答,答案就有点复杂了。按照公安部门的规定,公民籍贯应为本人出生时祖父的居住地或户口所在地。

你是哪里人

姜宏云

我出生时,我爷爷已从上海移居嘉兴了。可我哥哥姐姐出生时,爷爷工作生活在上海。按此规定,我哥哥姐姐的籍贯应是上海。这样,我家就遇到了“一个家庭两个籍贯”问题。

其实,传统意义上的籍贯,指的是祖居地,是曾祖父及以上父系祖先的长久居住地。按此说法,我和哥哥姐姐的籍贯应该是江苏建湖。可我爷爷少小离家闯荡上海滩,从未返乡,以致后来我从爷爷、父亲那里都弄不清老家究竟在建湖哪个村庄。我的根在哪里?我的曾祖父是谁?我的老家是否有棵大槐树?现在没人能够回答我。

按籍贯来区分哪里人,显然不太合理。有人说,应以出生地为标准。我以为这个恐怕也不妥。比如,1988年的深秋,我从部队休假带着我大肚子老婆乘火车去嘉兴,车刚从南京启动,我老婆肚子就疼得受不了,我儿子在娘胎里似乎等不及了,我只好找列车长与前方镇江车站联系准备救护车。可在我的努力安慰下,我老婆肚子忽然又不疼了,于是我一直忍到嘉兴,一下车便赴妇幼保健院。倘若我儿子那天着急生在镇江,他算镇江人吗?我儿子满月后,就离开嘉兴跟着我老婆生活在南京,不会说嘉兴话,南京话说得挺溜,军校毕业到上海工作天天讲普通话。我一直纳闷,这小子算哪里人?

按工作生活居住地来区分哪里人,似乎既合理也不太合理。我17岁投笔从戎,当兵33年每隔几年就换个地方,每到一个新营盘,就把驻地当作“第二故乡”,这也是双拥工作的要求之一。所以,有时候我也自称是江苏徐州人、泗洪人、南京人、无锡人,有时也称河北石家庄人、安徽滁州人。当兵时间长了,第二故乡自然比较多。上海是我最后一个“第二故乡”。

虽说我弄不清自己究竟算哪里人,但有一点十分清楚,那就是“我是中国人”。



波恩市的波恩巷20号,是贝多芬故居纪念馆,邻近热闹的市政广场。这是一幢在德国常见的三层楼民居,正面对着街道,粉色的墙壁,乳白的窗棂,深绿的大门,看上去有点陈旧。1770年12月16日贝多芬诞生于此,一颗世界音乐巨星从这里升起。

进入贝多芬故居纪念馆,走在老旧的木楼板上,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参观时可以借用中文讲解器,只要摁着展

品的序号,就可听讲

解或欣赏音乐。故居设有12间展厅,有多媒体数据收藏演播厅,有音乐视听舞台,有从150多个原始文献材料中挑选出来的

乐圣故居

李京南

珍贵文物:如贝多芬各个时期的照片、画像,他的作品手稿,他使用过的小提琴、中提琴及钢琴等等。

在二楼8号展厅里,陈列着当年贝多芬失聪后使用过的助听器,据说这助听器的作用不大,他创作时全凭非凡的毅力和内心

的激情。如自传体交响曲《英雄》《命运》等等,都是他失聪后的不朽巨作。我站在助听器展柜前凝视良久,耳麦里激荡着雄浑的与命运抗争的第三交响曲《英雄》,我不禁心潮翻涌,对这位乐圣格外肃然起敬。

在故居室内参观是不许拍照的,走到屋边的花园就可以随便摁快门了。花园的墙边立着几座由名家雕塑的贝多芬头像,从牵挂着粉红月季花的墙头看出去是故居的后屋,倒也不失历史的旧痕。



七夕会

